

瀚海雄風

下卷



40

梁羽生小說全集



謝

集

卷

四



謝集卷四

謝集卷四

謝集卷四

謝集卷四

謝集卷四

謝集卷四

謝集卷四

謝集卷四

謝集卷四



謝集卷四





梁羽生小说全集

瀚海雄风 (下)

(香港)

梁羽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瀚海雄风 下 / 梁羽生著. - 广州: 广东旅游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1996.3

(梁羽生小说全集; 40)

ISBN 7-80521-636-3

I . 瀚… II . 梁… III . ①侠义小说 - 中国 - 现代
②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 I 247.58

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邮编: 510600)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850x1168 毫米 32 开 30.25 印张 734 千字

2001 年 7 月第 2 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46.00 元 (上、下)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目 录

第一回	单骑一剑江湖客 万里西风瀚海沙	1
第二回	留书示警疑真幻 挥剑谁知是友仇	20
第三回	锦帐团圆伤变节 残篇未续忆前尘	34
第四回	欲谋策马图中土 只识弯弓射大雕	51
第五回	要从字迹分真伪 细听前情识友仇	68
第六回	骨肉团圆如隔世 亲恩须慰缔良缘	85
第七回	叠鼓清笳空引剑 落花飞絮总无心	106
第八回	公主有情空惹恨 襄王无梦各分飞	122
第九回	忍听悲歌红袖湿 持为信物绣中香	137
第十回	荒村午夜惊奇变 巧计金牌退敌骑	155

第十一回	相见争如仍不见 多情却似总无情	175
第十二回	故国路遥归梦渺 天涯人隔客魂消	192
第十三回	良友相逢徒怅怅 夫妻离散恨绵绵	205
第十四回	贼子几番施诡计 钱鏐一掷破奸谋	221
第十五回	木兰敢共胡骑去 崔护空寻故侣来	241
第十六回	破镜旧衣撩妒恨 残肴剩酒惹疑猜	262
第十七回	虎帐有心留侠女 羈图未遂殒天骄	274
第十八回	棱棱风骨惊雄主 惘惘情怀怅慧姬	291
第十九回	苦酒又添豪杰泪 春波未逝故人情	310
第二十回	虚传谢女心如铁 盼到萧郎眼欲穿	326
第二十一回	奸相求和传圣旨 群豪聚会定雄盟	342
第二十二回	铁掌争雄嗟老将 飞刀巧掷折强人	361
第二十三回	双雄比剑惊心魄 少侠伤情动杀机	377

第二十四回	席上群英同祝贺 场边一女独怆然	397
第二十五回	揭开迷雾明真相 始识冰心属故人	410
第二十六回	鱼跃鸢飞寻故侣 龙潜豹隐有玄机	430
第二十七回	人间魍魉知何限 心底波涛或更深	444
第二十八回	各自有情成眷属 未知何处觅裙钗	462
第二十九回	比翼凌空悲铍羽 连枝入地感同怜	476
第三十回	公主逃婚情恹恹 萧郎避面意茫茫	494
第三十一回	太息容颜非往日 只须心地胜从前	509
第三十二回	严亲不谅心茹苦 爱侣轻离意自伤	523
第三十三回	妒火攻心挥利剑 情场失意走他乡	544
第三十四回	鸳侣分飞悲丧志 恩师训诲醒痴迷	562
第三十五回	陌路相逢挑恶斗 同门会合振雄风	580
第三十六回	破帽遮颜寻旧侣 华堂结彩闹新娘	593

第三十七回	惊悉阴谋寻旧侶 究明真相悔前非	611
第三十八回	道人赠药求宽恕 侠士挥刀忍忤情	627
第三十九回	巧计乔装探虎穴 神功显露慑渠魁	641
第四十回	不听良言施辣手 喜逢好友斗群凶	655
第四十一回	良言有效医心病 暗箭无功破贼巢	669
第四十二回	慷慨释俘多义重 凄怆历劫倍情坚	684
第四十三回	浪子回头原是真 金枝去国悔情痴	697
第四十四回	辣手重施欺弱质 大仇未报斗群魔	711
第四十五回	宝剑明珠欣有托 金枝玉叶叹飘零	726
第四十六回	密室定谋奸计露 华堂闯席杀机萌	741
第四十七回	难消宿怨排凶阵 为释疑团表寸心	756
第四十八回	喜有贤徒传剑法 要诛逆贼护师门	771
第四十九回	覆雨翻云充侠士 惊天动地入金京	786

第五十回	棋争先着交豪杰 阵布玄虚诱故人	801
第五十一回	枭雄自古工心计 红粉如今见挚情	816
第五十二回	福慧双修成梦想 恩仇一快惜佳人	831
第五十三回	李代桃僵悲往事 情虚意假斗机谋	846
第五十四回	堕溷沾泥怜玉女 煽风点火恨奸人	861
第五十五回	清理师门饶胆识 智擒叛贼赛须眉	876
第五十六回	益见深情囚黑室 拼将热血洗污名	890
第五十七回	鸾飘凤泊芳心碎 虎斗龙争剑气寒	905
第五十八回	公主情多徒怅怅 良朋义重恨绵绵	920
第五十九回	枭雄辣手诛王子 大侠横刀斗恶僧	935
第六十回	欲得仙槎通瀚海 且看豪杰振雄风	950

第三十二回 严亲不谅心茹苦 爱侣轻离意自伤

这一天孟明霞到了姑母家里，姑侄相见，自有一番欢喜，不必细表。

孟明霞却有点奇怪，心里想道：“为何不见姑父和表姐呢？”正要发问，只听得姑母已在吩咐一个丫鬟道：“你去请小姐出来。”孟明霞道：“姑父不在家么？”

姑母道：“刚才恰巧来了一位客人，这位客人和你的表姐也是相识的，她正在随着她爹陪客。”

孟明霞道：“既然如此，待客人走了，我再见表姐也还不迟。”

姑母道：“那是一位男客人，你表姐是个女孩儿家，不便久陪，和客人见上一见，也算尽了礼数。我本来就想叫她出来的。”

孟明霞在父亲跟前一向是放纵惯的，心里想道：“男女又有什么分别，爹爹的朋友来了，从来没有叫我回避的，想不到姑母竟是如此拘泥礼法。”

过了一会，她的表姐严浣来到，表姐妹闻名已久，却还是初次见面。孟明霞其时尚未结识屠凤，并无年纪相若的朋友，见表姐长得又美又有本事，当然十分欢喜，拉着表姐问长问短。严浣固然也很高兴，但谈话之时，目光流散，似乎有点心神不属的样子。

孟明霞那年不过是个十六七岁的小姑娘，尚未很懂人事，但也猜想得到表姐是有心事，只因初次见面，不便动问。

姑母笑道：“今天一早，我就听得喜鹊吱吱喳喳地叫，果然就来了两位稀客。你表妹从老远的苏州跑来，更是难得，你

有表妹作伴，可以安安静静地在家中住下来啦。明霞，你不知道你的表姐性子多野，她老是缠我，要我让她在江湖行走。我说一个女孩儿家，学成武艺，主要是用来防身。行侠仗义应该是男人的事情，女孩儿家，经常抛头露面，总是不宜。”

孟明霞不便驳她姑母，当下笑道：“我的性子也是很野的，爹爹自小就带我到外面乱闯，这次他到金虏的北方，不肯带我去，我还和他吵了一架呢。”

姑母眉头略皱，说道：“你年纪还小，抛头露面，尚属无妨。再过两年，我看你的爹爹也该约束约束你了。”

严浣道：“妈，表妹刚来呢，你就教训起她来了。”

姑母笑道：“我知道你们小一辈就是嫌我们老一辈的啰嗦，可不知我正是为了疼你，才不能不多说几句呢。霞儿，我和你爹虽然不是同胞姐弟，但我也只有你爹一个亲人了，我对你就如对亲生女儿一样，你该不会嫌你姑妈啰嗦吧。”

孟明霞听得很不舒服，但却不能不说：“多谢姑妈的教训。”

孟明霞的姑母本来还要再说下去，忽听得脚步声响，原来是严声涛正在送客出门。

孟明霞隔窗望去，只见这个客人乃是一个丰神俊秀的少年。此时她的表姐严浣也不知不觉的接近窗口，痴痴的向外张望。

严夫人咳了一声，叫道：“浣儿，过来！”严浣面上一红，离开窗口，说道：“妈有什么吩咐？”

严夫人道：“没什么，你给我倒一杯茶来。”其实严家有的是大小丫鬟，她叫女儿倒茶，不过是要把女儿支开而已。

严声涛送客回来，进入客厅与孟明霞相见。

严夫人道：“客人走了？”

严声涛道：“是呀，我没留他，他坐着自觉没趣，只好走

了。”说罢，叹了口气，接着说道：“说起来我倒是欠了他一份人情呢，但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

孟明霞听得莫名其妙，暗自想道：“姑父既然欠他人情，何以对他如此冷谈？‘无可奈何之事’不知又是什么？”

严浣端茶出来，说道：“爹，这人远道而来，你也不留他住一两天？”

严声涛淡淡说道：“家中都是女眷，不便留客。”

孟明霞心想原来姑父也是这样古板，和姑母倒正好是一对。

严夫人道：“这个人就是你们在小金川结识的那个少年吗？看他年纪轻轻，想不到竟有那么大的本事？”

严声涛道：“那次若不是多亏了他，我与浣儿虽然未必有性命之忧，但只怕也是要败在滇南七虎的手下了。”

孟明霞听了大感惊奇，要知她的姑父号称川西大侠，武功之高，人所皆知。但听他所说，那次的的事情，似乎还是靠了这个少年拔刀相助，方能脱险。

严声涛忽道：“明霞，你有了婆家没有？”

孟明霞满面通红，说道：“我年纪还小呢，爹也从来没有和我谈过、谈过这个。”

严声涛道：“如此说来，你爹是未曾将你许人了。”

严夫人笑道：“你是想给霞儿做媒么？”严声涛正色说道：“不错。眼前就有一个非常合适的人，可惜少刚不知什么时候回来，我也恐怕没有工夫抽身到江南去看他。”

孟明霞脸红直透耳根，连连摇手说道：“不要，不要。我要陪爹爹一辈子的。”

严夫人笑道：“这是小孩子的说话。不过霞儿确是年纪还小，这事慢慢再说也还不迟。”

严夫人回到原来的话题，问道：“那人来作什么，是否挟

恩而来，欲有所求。”

严声涛笑道：“你猜对了一半。”

孟明霞忍不住好奇心，问道：“姑父，你刚才说的那个故事还未说完呢。”

严声涛道：“对，这件事情说给你听听也好。好让你们小一辈的知道江湖险恶，天外有天，人外有人。

“今年春初我和我的表姐到小金川谒见她的一位师伯，她的师父无相神尼是峨嵋派掌门，这位师伯却是隐居在小金川的青竹林。

“去时平安无事，归途中经过地形险恶的青龙岗，却碰上了滇南七虎。这七个人乃是滇南著名的剧盗，结为异姓兄弟，号称七虎。不知何故，都来到了小金川，恰巧和我碰上。

“我和滇南七虎的老大段点苍曾有过节，这次陌路相逢，自是免不了一场恶斗。我伤了七虎中的两个人，却中了段点苍的一枚喂毒暗器，众寡不敌，给他们包围了。

“青龙岗地势险恶，我要突围，不是不能，但只怕也非得伤上加伤不可。而且受伤还不打紧，败在滇南七虎手下，我这一世英名可就保不住了。

“我正在无可奈何，拼着与他们两败俱伤之际，忽听得马铃声响，来了一位少年好汉，这人名叫谷涵虚，就是刚才来的那位客人。”

孟明霞心里想道：“谷涵虚，这名字我可从未听过。怎的武林中有了如此一位后起之秀，我的爹爹却不知道。”

严声涛继续道：“这姓谷的少年武功极了得，剑掌兼施，又打伤了七虎中的另外两个。他们七个人已有过半受伤，剩下的三个人自知不敌，只好掩护伤者逃跑。唉，我纵横半世，想不到临老之年，却受了一位小辈的恩惠，实是思之有愧。”

孟明霞问道：“不知此人是何来历？”

严声涛道：“当时我中了喂毒暗器，无暇与他详谈。只能问了他的姓名，约他相见。他今天就是应约而来的。”

严夫人道：“对啦，我也正想问你，他的来头你现在知道没有？他今日的来意又是如何？是望你报答呢还是另有所图？”

严声涛道：“初时浣儿在旁，我恐他有所误会，不便查询他的家世。浣儿走后，却又话不投机，他不久就匆匆告辞，来不及问他了。”

孟明霞忍不住问道：“这人既然曾经帮过姑父这样一个大忙，何以又会话不投机？”

严声涛苦笑道：“我平生恩怨分明，决不是忘恩负义之人。说老实话，我约他相见，就是希望能够探听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可以报答他的恩惠的。不料待我知道他的来意之后，却是令我大大为难了。无可奈何，我只好暗示给他知道，这件事情，我是没法如他所愿的了！”

严夫人道：“他求你什么？”

严声涛道：“他没有亲口求我，这样的一桩事情，他当然也是不便亲自和我说的。”吞吞吐吐，好像有点不大愿意说出来的样子。

严夫人道：“究竟是什么事情，在这里的都不是外人，你说好了。”

严声涛道：“他携来了青城派名宿玉峰道长的一封书信，信中吐露执柯之意。”

严浣凝看静听，听父亲说到了“执柯”二字，不禁满面飞红。

孟明霞忍不住说道：“哦，原来玉峰道长是为表姐做媒，那不是很好吗！”心里想道：“那姓谷的武功又高，人又英俊，而且又对姑父有恩，这岂不正是天作之合？”这些话她本来要说出来的，突然发觉姑父姑母的面色好像不对，她怔了一怔，

话到口边，终于咽下。

严夫人白她一眼，似乎怪她多话，半晌，淡淡说道：“你表姐早已许了人了！”

孟明霞尴尬之极，只好连忙说道：“恭喜表姐，原来表姐早已有了婆家，我还不知道呢。那人是谁？”

严夫人道：“是你姑父一位好友的儿子，武当派的弟子张元吉。”

严声涛接下去说道：“看了这封信，我没说什么。和他闲聊了一会，这才告诉他道，明年二月初八，是小女出阁的日子，届时希望他和玉峰道长来喝一杯水酒。嘿，嘿，他一听这个消息，面上一阵青一阵红，随即就告辞了。我好生过意不去，但又有什么办法呢？若是别的事情，赴汤蹈火，我也会给他办到。他要做咱们的女婿，那就只有盼望咱们再生一个女儿了。”当他说话之时，严夫人脸上像结了一层霜，严浣则低下了头，不吭一声。是以他故意说个笑话，缓和这冰冷的气氛，可是一个人都没有笑。

严夫人冷冷说道：“浣儿，你是快要出嫁的女儿了，可不能有半步行差踏错！这人虽然对你有恩，你见他一面，亦已尽了礼数，以后可以不必和他来往了！”

严浣道：“妈，你信不过我，你就把我锁起来吧！哼，我和他有什么来往？今天不是爹爹叫我出去陪客，我还不知是谁来呢！”

严夫人道：“我不过是为了防范未然，提醒你几句，你就和我赌起气来了？”

严声涛劝解道：“这件事情已成过去，大家都不必挂在心上。我料他今日一走之后，是决不会再来的了。”

严夫人道：“我不挂在心上，只怕你会挂在心上。你欠了人家的恩情，没有报答，怎得心安？”

严声涛哈哈一笑，说道：“娘子不愧是我的知己，我这个入受不得人家的恩惠，尤其是小辈的恩惠，受了更非报答不可。可惜咱们没有第二个女儿。”

严夫人看了孟明霞一眼，说道：“霞儿，你看这个人怎么样？”

孟明霞道：“我和他又并不相识，怎知他怎么样？不过他既然能够帮助姑父脱险，武功自必是很高的了。”

严夫人道：“是呀，相貌也长得很不错呢。唯一可虑之处就是还未知道他的来历。不过这也不打紧，玉峰道长是你姑父的好朋友，日后见了玉峰道长，问一问他就知道了。”

孟明霞再笨也听得懂姑母的意思，何况她并不笨，只是年纪小，不把男女之事放在心上而已。此时登时省悟，心道：“怪不得姑父一再问我有没有婆家，原来是想叫我李代桃僵，替他报答人家的恩情。哼，那个人喜欢的是表姐，怎能叫我替代。姑父姑母未免也太不尊重我了。”她是个爽直无邪的少女，心里不高兴，脸上就显露出来。让她姑母自言自语，一句也不答腔。

严浣道：“妈，你没有什么吩咐了吧，我想回房间了。表妹来到咱家作客，我也该尽点主人之道才是。表妹，你来我的房间看看好不好，你匆匆来到，我临时没有准备，但你我的身材也差不多，我想让你试试我前两年的衣裳，看看合不合身？将就穿几天，我再给你做新的。还有你喜欢什么，也望你不客气告诉我。”

孟明霞巴不得离开姑母，说道：“表姐用不着这么客气，一切听表姐安排。姑父姑母，那么我和表姐进去了。表姐一定会给我安排得妥当的，姑母，你老人家就不必为我费神啦。”

严夫人心里想道：“明霞还是个小姑娘，谈及她的终身大事，她自是难免害羞。反正她年纪小，这事等到她的爹爹回

来，慢慢再说也还不迟。”于是说道：“好吧，你一路劳累，也该歇歇了。”

表姐妹进了房间，严浣关上房门，“噗嗤”一笑，说道：“我妈这副脾气，委实叫人难受。表妹，你给她啰唆了一顿，一定头痛了，是吗？”

孟明霞笑道：“我爹爹的脾气倒是很随和的。不过姑姑虽然是对你严厉一些，也还是出于父母爱子女之心。”

严浣道：“我真羡慕你有个好爹爹，我妈这么样的对我，是疼我也好，是管我也好，我可是受不了呢。”接着又笑了起来，说道：“我妈也很疼你呢，你听懂了没有，她刚才想给你做媒呢。你的意思怎么样？”

孟明霞笑道：“那个人是向你求婚的，你的意思怎么样，你还没有和我说呢？”

严浣脸色一变，眼圈也红了。孟明霞大为后悔，连忙说道：“表姐，我是信口和你开开玩笑的。说话不知轻重，你别见怪。”

严浣道：“我当然不会怪你的，不过这样的玩笑，以后还是少开为妙。免得给我妈听见了，可又要教训咱们一顿。”

孟明霞道：“是呀，我一时忘记，你还有几个月就要做新娘子的了。表姐夫是名门正派的弟子，武功人品必是上上之选，你们见过面没有？”有一句话她险些问了出来：“表姐夫比那个人怎样？”好在猛然一省，这才没有再次失言。

严浣低下了头，说道：“是爹爹从小给我订下的婚事，他来是来过的，我可没有出去见他。咱们不谈这个了，好不好。好啦，你爹爹号称神剑震江湖，我可想向你学几招剑法呢。”

孟明霞心想：“看来她好像不大欢喜这门亲事。”当下转过话题，与表姐谈论武功，两人性情相近，甚为相得。

孟明霞和表姐同睡一个房间，临睡之前，严浣点起了一炉